



醒来的森林

【美】约翰·巴勒斯著 缪弋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醒来的森林

[美] 约翰·巴勒斯 著

缪 弋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来的森林 / (美) 巴勒斯著; 缪弋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33-1992-8

I. ①醒… II. ①巴… ②缪…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4499号

醒来的森林

[美] 约翰·巴勒斯 著
缪弋 译

选题策划: 雅众文化

特约策划: 简 雅

特约编辑: 陈 淡

责任编辑: 汪 欣

装帧设计: 友 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16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99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一版 2016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992-8

定 价: 36.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001	众鸟归来
033	在铁杉林中
063	阿迪朗达克山脉
083	雀巢
113	在首都之春观鸟
139	漫步桦树林
167	蓝鸽
179	自然的邀请

众鸟归来

就我们北部的气候来说，春天可谓是从三月中旬延续到六月中旬。无论如何，一直到夏至，和煦的春潮也迟迟不肯退去。这时，嫩芽和细核开始生长成林，小草也不及从前那般水灵鲜嫩。

正是这一时期，众鸟归来。诸如歌雀与蓝鸫这类耐寒且尚未被完全驯化的品种，通常会在三月归来；而那些种类稀有、色泽漂亮的林鸟，则要到六月才会出现。

但是，四季里每一段的好时光都对某种鸟类格外垂青，就如同特别给予某种鲜花优待一样。蒲公英告诉我，什么时候去寻找燕子，而紫罗兰告诉我，什么时候去等待棕林鸫。待到延龄草开花之时，我就知道，春天已经开始了。这种花不仅表明知更鸟的苏醒——因为他^①早在几周前就已醒来，更预示了宇宙

^①原著中把雄鸟称为“他”，雌鸟称为“她”。

的苏醒和自然的复原。

然而，鸟儿的来来往往带着一些惊奇与神秘。清晨，我们来到林中，完全听不见棕林鸫和绿鹇的歌声。但我们再次踏上那里时，每一片丛林、每一棵树中都回荡着鸣啭。可是再回头，却又万籁俱寂了。谁看见鸟儿飞来？谁又看到它们远去呢？

例如，这只生性活泼的小冬鹳鹑，在篱上跳来跳去，时而钻到垃圾堆下面，时而又跃到几码之外。他是如何扇动着那弧形的双翅，飞过万水千山，总是如期到达这里？去年八月，在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深山野林中，我看见了他，他显得一如往常地急切而好奇。几周后，在波托马克河畔，我又与这一只顽强的、叽叽喳喳的小家伙相遇。他是一路轻松地飞越片片树丛与森林来到这里？还是抖动着那个结实的小身躯，凭借着勇气与毅力，战胜了长夜与严寒，使出浑身解数来到这儿？

那边的蓝鸫，腹部带着大地原始的色彩，身披着天空的蓝色——他是否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三月从天而降，温柔又多情地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乐意，春天已然降临？

诚然，在众鸟归来时，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初遇这只小蓝鸟时他表现出来的那种令人好奇且富有启示的窃窃私语了。起初，这鸟儿对我来说似乎只是天空中的一种奇妙之音：在阳春三月的某个清晨，你可以听到他的鸣叫与歌声，但却无法确定他来自何方。他的飘然而至，就像万里无云的空中落下的一滴

雨珠。你只是这样仰望着、聆听着，却不带任何目的。

天气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降雪会带来一段乍寒，那么，我要再等一周才能再听到那种鸟鸣，说不定我还会看到那鸟儿栖息在篱桩上，张开翅膀，对着他的配偶欢乐地歌唱。如今，他的叫声越来越频繁，鸟儿也越来越多了。他们轻快地从这儿飞到那儿，啼鸣与歌喉也更为愉悦与自信。他们肆无忌惮地鸣叫着飞翔，最后落到谷仓和马厩。这时，他们开始以活泼的姿态在空中盘旋，探头探脑地瞭望着鸽舍和马厩的窗户，审视着节孔与腐心的树木，全心全意寻找栖身之所。这些蓝鸫与知更鸟和鹪鹩作战，与燕子争吵，似乎在反复议论是否要强行进入后者的泥巴屋。但是随着四季的推移，他们又流落到了偏远之地。他们放弃了最初的计划，平心静气地回到了地势偏远、残株遍地的原野，最终在那里的老家安居下来。

蓝鸫回来不久，知更鸟就飞来了。有时是在三月，但在北部的大部分州，四月才是知更鸟之月。知更鸟成群结队地从原野与丛林飞掠而过。在草原、牧场和山腰上，他们的啁啾声都能听得很清楚。如果你在林间行走，可以听到干燥的树叶在他们震颤的翅膀的摩挲下簌簌作响，快乐的歌声在空中回荡。由于太过激动兴奋，他们奔跑、跳跃、鸣叫，在空中相互追逐、俯冲而下，不断地来回穿梭于树林中。

在纽约州的许多地方，就跟在新英格兰地区一样，知更鸟

仍保留着产糖的习惯。然而，那是种可以边做边玩的有趣行当，于是知更鸟就成了人们的伙伴，常常伴随在人们的身边。天气晴好时，在空旷的大地上，你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鸣啾。日暮时分，在高高的枫树顶上，他面带着纵情的神态，朝向天空，吟唱起自己纯朴的歌曲。此时，冬日的寒意还没有完全消退，知更鸟就这样栖息于强壮、宁静的树中，在阴冷而潮湿的大地之上放声高歌。可以说，在整整一年里，没有比他更合适、歌声更甜美的歌手了。这歌声，与景色和时节十分相符。多么温润而纯真的歌喉啊！我们又是多么急于去倾听！他的第一声啼鸣打破了冬季的沉闷，将漫长的冬日变成了遥远的记忆。

在这儿的鸟类中，知更鸟属于最为土生土长的一类。虽然是鸟类家族的一员，但他似乎比那些来自异乡、出身高贵的稀有候鸟，比如拟圃鹀或玫瑰胸大嘴雀，与我们更为亲近和睦。知更鸟身体强健，喜爱喧闹，生性活泼，易于相处。他有着当地的生活习性，还有强劲的翅膀、过人的胆略。他是鸫类的先驱，不愧是那些优秀艺术家的使者，他让我们做好了准备，迎接鸫类的到来。

我真希望知更鸟在筑巢方面不要那么庸俗。虽然他身怀劳动者的技巧，拥有艺术家的品味，可是他那粗糙的筑巢材料和不精细的泥瓦活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观察着对面蜂鸟的

小巢，我强烈地感觉到，知更鸟确实在这方面甚有欠缺。而蜂鸟这种珍禽最适当的住所，正是这堪称杰作的小巢。

巢穴的主体是一种白色的、如毛毡似的物质，类似于某种植物的绒毛或是某类虫体上的毛状物，十分柔软，与长着细小青苔的树枝看起来很协调。小巢是用极细的丝线编织在一起的。鉴于知更鸟漂亮的外表和音乐才能，我们更有理由推测他理应有一个高雅的住所与之相配。至少我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像极乐鸟那样美观而整洁的小巢。极乐鸟那种刺耳的尖叫与知更鸟婉转的鸣叫相比，就如同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比拟圃鹌与橙腹拟黄鹌的歌喉，我更喜欢知更鸟的歌声。然而，他们各自的小巢却如同乡下的草舍与罗马的别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鸟的悬巢很有诗意。一座空中城堡的旁边，有一处悬在一棵大树细枝上的寓所不停地随风摇曳。为什么长着翅膀的知更鸟却担心掉下来？为什么他要把巢只建在顽童爬得到的地方？毕竟，我们要把它归于知更鸟民主的禀性：他绝不是贵族，而是人民的一员。因此，我们更应当期待他筑巢技艺中的稳定性，而不是高雅。

另一种四月归来的鸟兽非比霸鹟——蝇霸鹟的先驱，她的露面有时比知更鸟稍早，有时稍晚。我心中珍藏着对她的记忆。以前，我总是能在复活节前后某个明媚的清晨，在内地的农耕区发现她。她搔首弄姿地停在谷仓或草棚上，宣告她的到

来。至今为止，你或许只听到过蓝鸫那哀怨思乡的吟唱，或者歌雀婉转的啼鸣。然而，菲比霸鹟那清脆欢快、充满自信的歌喉同样深受众人的欢迎，因为这表明，真实的她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在歌唱的间隙，她振翅高飞，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形或椭圆形，似乎是在寻虫觅食，但实际上，我猜测，她是想以炫耀性的动作来或多或少弥补一下她乐曲表演上的不足。按照常理来说，朴实无华的服饰更能将歌喉的力量显示出来，那么，在音乐才能上，菲比霸鹟应当是无人能及的，因为，她那灰白色的外衣毫无疑问是朴实无华的最高形式，况且，她的形态也很难被称作一只鸟的“完美身材”。然而，她的如期归来，她那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态度，将弥补所有其歌喉及外表上的不足。几周以后，就不太能见到菲比霸鹟了，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她从某座桥下或斜崖下满覆的巢中展翅飞起。

还有一种鸟也是四月归来的，就是金翼啄木鸟，同时也被称为“高洞鸟”，“弯嘴小啄木鸟”和“哑噗鸟”，这种鸟我自小就认识，他比我在春秋两季相识的红腹知更鸟到得更晚一些，因此，他的歌声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鸟的到来常常伴随着一声悠长而洪亮的鸣叫，在某个干树枝或篱桩上缭绕不去——真是旋律优美的春之声。我想，所罗门王在描绘春之美景时的结束语正是如此：“斑鸠的声音在大地回响”，鉴于农业区的春景有着同样的特色，那么，我认为也应当用类似的

方式结束：“金翼啄木鸟的鸣啾在林中回响”。

那种啼鸣声浑厚洪亮，仿佛他并不期待应答，而单纯只是出于对歌唱的喜爱，这是金翼啄木鸟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友好宣言。经过进一步的仔细观察，我发现，并非那些著名的鸣禽，大多数鸟在春天都会发出某种啼鸣之声，它暗示着一种歌声，同时又完美地解答了美与艺术。正如“在闪光的鸽子边，鸢尾花会更为鲜艳”，那只小家伙的幻想曲因此感染了他那漂亮的表兄，于是，那焕然一新的精神将“沉寂的歌手”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不再沉默，轻轻地吟唱出了美妙传说的前奏。亲耳聆听一下吧：灰冠山雀清脆甜美的哨子，五十雀略带鼻音的笛鸣，蓝鸠欢快多情的颤音，草地鸚洪亮悠长的鸣声，鹌鹑的口哨、松鸡的鼓点、燕子的叽叽喳喳与喋喋不休等等，甚至连母鸡都能叫出亲切而满足的歌曲，而且，我相信猫头鹰有着一一种让黑夜充满了音乐的愿望。在春天，所有的鸟起初就是或者终将成为歌手，甚至在公鸡的啼叫中我都能找到上述结论的确凿证据，尽管枫树开花不及木兰开花那么显眼，但是它确实开花了。

小麻雀随处可见，但很少有作家会称赞他的歌声。然而，只要观赏过他栖息在路边、竭力重复地吟唱那支美妙歌曲的人，谁又能否认他是一个被忽视的歌手呢？有人听过雪鹁唱歌吗？他发出的颤音是如此悦耳动听，我曾在二月听到过他如痴如醉地歌唱。

这种音乐气质，就连褐头牛鹂也有，而且他不甘落后地急于表现出来。妻妾成群的他，停在最高的树枝上，因为他是主张一夫多妻者，平时身边总是跟随着两三个身披青衣、相貌端丽的小妇人——清晨，他常常会真切吐出他的音符。这些音符潺潺地从他口中流出，如泣如诉，带着某种微妙奇特的响声，落入人们的耳畔，犹如从玻璃瓶中倒水时发出的某种悦耳的旋律。

对于春天的诱惑，普通啄木鸟也并非无动于衷，如同皱领松鸡一样，他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来诠释他对音乐的鉴赏力。在某个三月宁静晴朗的早晨，冬天的寒意与紧张感弥漫在天地之间，我穿过林地，突然，从干枯的残枝中，传来一声悠长而带有回响的敲击声，打破了沉寂——那是只啄木鸟在敲打春天的晨曲。在沉默而僵硬的景物中，我们欢喜地静心聆听。在这个时节，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认为我真的没有必要再用作家之笔多做赘述，因为我相信，他的音乐演技是那样的纯正。

因此，不出所料，那只“金翼啄木鸟”将众望所归地加入春天的大合唱，他在四月的鸣叫，堪称是他的绝妙之作，也是他音乐才能的最佳表现形式。

我记得，有一棵状似哨兵的老枫树，屹立于大片的糖枫林中。它用那已经腐蚀的树心，经年累月地呵护着金翼啄木鸟。

在正式开始筑巢的前一两周，几乎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都可以见到这类鸟三五成群地在老枫树腐朽的残枝上欢跃求爱。有时，你听到一句轻柔的低语，或一阵窃窃私语——然后当他们停在裸露的枝干上时，是一声声响亮悠长的鸣叫——即刻，传来某种狂野的嬉笑声，各种喊叫声、欢呼声与尖叫声夹杂其中，好像有什么事情激起了他们的快乐与欢笑。这种交际性的狂欢与喧嚣，是金翼啄木鸟配对的仪式，或者只是他每年一度重返夏季住宅的“乔迁之喜”？关于这个问题，就留给读者去判断吧。

金翼啄木鸟跟他的同类不同，他偏爱原野与邻边，而不是林中的隐蔽之处。因此，与其同族的习性相反，他的食源大多来自大地，以觅食蚂蚁蟋蟀为生。他不太满足于做一只啄木鸟。于是，他便想进入知更鸟与雀类的圈子，放弃树林而选择草地，迫不及待地用谷物与莓果充饥。这种生活历程的最终结果，或许会成为值得达尔文重视的问题。他对大地的喜爱及行走的技能是否会导致他的腿变长？他以谷物与莓果为生是否会使他的色泽黯淡、声音低哑？他与知更鸟的联姻是否会使他也拥有美妙的歌喉？

的确，还有什么能比近两三个世纪以来鸟类的历史更有趣呢？毋庸置疑，人的到来对鸟类产生了十分明显且有利的影响，因为鸟类正在人类社会中迅速繁殖。据说，大多数加州的

鸟在那儿安家之前是不会鸣叫的，因此，我不太清楚土著印第安人听到的棕林鹁与我们听到的是否相同，在北部还没有草地、南部还没有稻田之前，刺歌雀去哪儿嬉戏玩闹呢？那时的他是否如现在这般身体柔软、充满欢乐、衣冠楚楚？还有，像燕子、百灵和金翅雀这种似乎生来就嫌恶森林、喜爱原野的鸟类，我实在很难想象他们能在荒无人烟的广漠荒野中生存。

言归正传。歌雀，那种惹人喜爱的鸟总是在四月到来，那还是春天最早的时候，他那纯朴的曲调，让每一个人都为之欢喜。

五月是属于燕子与黄鹂的季节，很多其他贵宾也会到来。事实上，到五月最后一周为止，所有的鸟儿几乎都到齐了，其中燕子与黄鹂最为出挑，黄鹂那颜色鲜艳的羽翼真像是来自于热带，我看到他们穿梭于开花的树丛中，而且一整个上午都能听到他们那无休无止的啁啾和歌声，燕子落在谷仓上窃窃私语，或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筑巢，在刚抽出嫩芽的林中，皱领松鸡敲响了鼓点，而草地上则传来草地鹑那柔情悠扬的曲调，日暮时分，沼泽与池塘里到处都能听见蛙鸣。五月是过渡的月份，它是四月与六月的桥梁，又是鲜花的园圃。

到了六月我们已经大饱眼福、心满意足、无所期盼了。尤其是随着季节的成熟，各种鸟儿的歌喉与羽翼也趋于完美。知更鸟、歌雀、还有所有的鹁全都到齐了，一流的艺术大师都聚集

于此，我只需随意找一块岩石坐下，手捧粉红色的杜鹃花，仔细聆听而已。依我看，杜鹃在六月才会到来，而通常金翅雀、极乐鸟和猩红丽唐纳雀也是在六月姗姗来迟。在草地上，刺歌雀可谓尽显辉煌；在高原上，原野春雀吟风弄月，唱着如清风拂面般的黄昏颂，林中响起了各类鸫的乐章。

在林中，杜鹃是最孤独的鸟，同时也出奇地安静温顺，似乎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仿佛在他的心头，沉甸甸地积压着某种遥远的往事。其曲调与鸣叫稍稍显得有点失落，对于农夫预示着雨的来临。在一片甜美欢快的歌声中，我对这种超凡脱俗、深沉亘古的鸣叫很是钟爱。在几百米之外倾听，林子深处传来的这种声音带有某种特殊的清纯气质。华兹华斯咏赞欧洲杜鹃的诗句，也同样适合于我们的物种：

欢畅的新客啊！

我已经听到你叫了

听了真叫人快乐

杜鹃啊！

该把你叫作飞鸟

我静静僵卧在青草里

听见你呼唤的声音

这声响从山冈飞向另一处山冈

回旋在远远近近

春之骄子！欢迎你，欢迎！

至今

我仍旧觉得你

不是鸟，而是无形的精灵

是音波，是一团神秘^①

在我们这一带，鸟类只有黑嘴杜鹃的品种，再往南一点才有黄嘴杜鹃的品种，他们的鸣叫声几乎相同，前者的声音有时像火鸡，但后者的叫声或许是这样的：咕、咕咕、咕咕。

通常，黄嘴杜鹃会停在一棵树上，将所有的树枝搜索一遍，直至他捉完所有的虫子。他栖在嫩枝上，脑袋东张西望地审视着周围的树叶，一旦发现了食物，便立即展翅扑向它。

六月，黑嘴杜鹃在果园和花园中飞舞徘徊，用尺蠖类的害虫来款待自己。此时的他是最温顺的，允许你走进离他几码之内的地方，甚至当我走近他，距离他只有几英尺时，也没有引起他的猜忌与恐慌，他十分单纯，或者说，神色庄严，超然物外。

^① 此处引自英国19世纪诗人华兹华斯的《杜鹃颂》。